

補注蒙求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蒙求卷第一



徐



子



管寧割席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寧歆邴原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為一龍謂寧為龍頭原為龍腹歆為龍尾 晉書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敞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硤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累遷中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其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羊續懸魚

魏略時苗字德曹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俟民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

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樊噲排闥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

定關中項羽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噲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卮酒噲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魏志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

父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
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
哉毗曰於陛下甚樂羣下其苦帝默然後遂為之
稀出終衛尉

孫楚漱石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志藻卓絕爽邁不
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
事終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
枕石漱流誤去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
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問其故曰我
曬腹中書也

枚臯詣闕充國自贊

前漢枚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
子始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乘在梁時取臯
母為小妻及東歸臯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
喜召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
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臯頌好
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前
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
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
夷事宣帝時為後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
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
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立踰於老臣者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嘗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
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
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
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先零虜棄車重赴
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罕开不煩兵而下
遂上屯田便宜十二事上聽其計後罷屯兵振旅
而還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每有四夷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薨謚壯侯初充國以功
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
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揚雄即圖畫而
頌之

王衍風鑒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
既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
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衍有盛才美貌明
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籍甚善玄言唯談老莊
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
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累居顯職後進景慕廡尚書令及石勒寇京師以
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太尉眾共推為元帥舉軍

為勒所破行欲求自免勸勒稱尊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使人夜排墻填殺之王戎謂行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作畫贊亦稱行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時郭太亦知人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叢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舉方正數擢不就兄虔亦知名

汝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賀循儒宗孫綽才冠

晉書賀循字子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世儒宗晉書孫綽字興公馮翊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去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

郝廋諸公薨必須縛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太叔辯治摯仲辭翰

晉書執手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少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虞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四十始為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

晉書

卷二

六

伍頭

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祭貴貞慎儉約裴楷有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昉為范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

謁不行時人憚口之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菱盎卻坐衛瓘撫牀

前漢菱盎字絲安陵人孝文帝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夫

人廼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廼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太保就第惠帝立以瓘錄尚書事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潘岳啓帝作詔免瓘官遂被害

于公高門曹參趣裝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剖符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六稱名相蕭何憂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參慶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講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庶女振風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竟結告天

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為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後漢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受業不通經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

之為人相帝時為萊蕪長滿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狷急帝佩章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逃梁沛間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捫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木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糧粒盡常自若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韓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為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食重味

詰汾興魏驚令詰三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陰人於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禮復會于此言然而別及期帝至先

五顯

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產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三語訖而去詔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諱蜀王本造曰蜀人諺令死其屍流亡隨江水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克越詔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後稱王不疑誣金卞和泣玉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未為御史大夫韓非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六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謝尚

四

世

十

包頭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為司諫校尉不行許伯請之廼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廼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官官寬饒奏曰方今聖道寔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謗遂下吏自剄

晉

書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衆藝王道比之王戎長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到府通謁道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鷓鴣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李野陽秋

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坐玄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林慮世說曰曾與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三樹人太即明如日月之入懷

晉書褚裒字季野河南陽武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杜預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目之曰季野有皮重陽物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裒也謝安亦雅重之常衣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仕至征北大將軍

荀陳德是李郭仙舟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太子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

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王忱純音繡被張氏銅鈎

後漢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疾困愍而視之生日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忱驚一斥營葬餘采置棺下人無知者忱後署大度車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由是顯名仁郡爲之曹

三輔決錄扶風張氏

之先爲郡之曹長之當朝有雉從盛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鴉何來爲禍飛上盛塵爲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鴉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賣鈎與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鈎復爲二千石後失鈎張氏遂衰

丁公遽戮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李布母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當相危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前漢高祖

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范滂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為友義字仲公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

伍顯

義明年舉孝廉俱在郡署後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云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才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辭並主侍御史○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炊黍事無載

周侯山嶷會稽霞舉

世說曰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注晉陽秋曰顛正情
疑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周侯謂周顛也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
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季布一諾阮瞻三語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祖
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
陽周氏周氏廼髮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
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善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
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
職耳項氏曰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
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

季布

卷之二

惟顛

拜郎中後為河東守布初不說辯士曹丘生生至
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
何以得此聲譽楚之間我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
游揚足下名願不美乎河東僕深也布大說引為
上客文記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晉書
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咸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
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
足而首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
莊明自然其首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
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
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辯正幽明忿心有客通名
謁瞻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

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郭文游山表宏泊渚

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路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上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恙嘗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王道尋為罽國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 晉書表宏字伯陳郡陽夏人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時嘗謂宏曰秋夜采月與左右

微服泛江會宏在船中 宏嘗酒辭又深技遣問焉即迎升舟與譚論申且不言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嘗其機對辯遠後安為揚州刺史宏出為東陽郡乃相道於冶其時安在臺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直而要焉黃琬對日秦宓論天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

子郎不就知名京師獻帝初遷太尉坐免及徙西都起為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為卓將李傕所害蜀志秦交字子勅廣漢縣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眾集而交未往丞相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交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交曰有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溫曰天有耳乎交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交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交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交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溫大敬服交之文辯皆此類舊本交誤作密

孟軻養素揚雄草玄

史記孟軻騶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嘗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立為少

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
徽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麗音麗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白守泊如也或嘲雄
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衆人
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向秀聞笛伯牙絕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
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
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為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
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

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

伍顯

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嵇博綜
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
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寒直九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
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為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
迹而已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
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我若若泰山志
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
期必得之呂氏春秋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
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者

郭槐白屈南郡猶憐

晉書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豔豔女豔誅
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
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
充曰判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惠帝為
太子納槐女為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
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
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
使人尋之恐其過李氏李氏淑美有才行作女訓
行於世舊本槐作阼非世說曰相温尚明帝女
南康公主温平蜀以李致妹為妾其有寵嘗著別
齋後主聞與數十婢夜刃襲之值李梳頭髮垂地
姿貌端麗乃徐下地請髮主手向主曰國破家亡
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
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善遇之

曾恭馴雉宋均去獸

後漢曾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
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法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年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
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離親
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
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

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三年州舉尤異去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後漢宋均守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害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廣客蛇影勢師牛鬪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遷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

任敷

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我為尚書令始我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晉書勢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

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
清言每去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
理與韓康伯齊名後假節鎮江陵為柏玄遣兵逼
殺

元禮模楷李彥領袖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
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太學
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膺陳
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
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
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相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

膺等後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由

是海內共相標榜指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

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膺拜

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

出宮省是時朝廷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

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靈帝時曹節

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 晉書裴秀字季直

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

有盛名賓客其眾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

秀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

皆為之起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

知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時

為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祕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曾諫錢神崔烈銅臭

晉書曾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衰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畫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

於空版漢高克之於羸二文君解布裳而被綿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後漢崔烈涿郡安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不謂咎田為三公今登其位天

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後拜
太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為亂兵所殺
梁竦廟食趙溫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
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
慙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嘗登高遠望歎息言
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開
屠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
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竇貴恐梁氏得志為己害
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和帝立追
封竦親愍侯 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
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
官去歲飢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
遂為三公

枚乘蒲輪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
乘奏書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
拜弘農都尉乘以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
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及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即
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鄭均
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言
不諂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

告歸帝東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軻親斷機

忠烈死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來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廼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无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門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廛以其嬉戲乃賈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敷女竒其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六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一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正日書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
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古甫作調穆如清風仲山甫
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日內佳示俄而
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元子朗曰散鹽空中差
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
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
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荀勗音律

晉書荀勗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
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相溫辟為從事累遷別駕
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

四百三

求二

二十四

三六

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出為滎陽太守
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
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
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
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鯀之颺之糠粃在
前 晉書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
曾孫岐嶷夙成十餘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
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
律令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
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
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采送牛鐸果得諧者又
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

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後守尚書令昀
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
之者昀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耶初太子婚未
定昀與左衛將軍馮統伺帝間並稱賈充女才色
絕世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
譏帝素知太子簡弱恐後亂國遣昀及和嶠往觀
之昀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
下貴嶠而賤昀

胡威推縑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
魏為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
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

晉書

卷二

九五

五

入清高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祿之餘感受之辭
歸卒取與質帳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
風化大行入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
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
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
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
歷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
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
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羅含吞鳥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

所養少有志尚嘗日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焉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相温以爲江左之秀累遷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化之感

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文章任齊爲侍中祕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去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

任顯

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躋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廞清貞劉麟高率

世說李廞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官王丞相欲招禮之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爵假人

晉書劉麟之字子驥南

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居于岐陽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

所受世說載麟之高率善史傳

補注蒙求卷第二



